

兴隆街，半街褶皱串起古城晨昏线

记者 唐龙泉飞 杨明 莫娟 毛利涛 谭光吉 文/图

翻开泛黄的《昭通志稿》，指尖掠过古济川门外的墨线，一条名为“兴隆”的褶皱自清末延伸至今。这条不在古城墙内的街巷，像被时光遗忘的古籍残页，既接续着城内的烟火，又承托着城外的生计。

兴隆街——这个被古城砖墙轻轻推出城郭的所在，如同母亲卸下襁褓却仍系着脐带的婴孩，在古城旧址上倔强生长。

当晨曦掠过昭通古城灰瓦的褶皱时，兴隆街的砧板上响起的声响划破晨雾。这条不足300米的街巷，如同嵌在古城腰际的玉带，用市井的烟火气串起清晨的梆子与黄昏的梆子。若将古城比作一本泛黄的古籍，兴隆街便是书脊处最深的折痕，藏着无数被时光浸润的脚窝；青石板上深陷的辙痕，是300年来挑夫与牛车共同镌刻的年轮。

(一)

晨雾未散时，鲁琴掀开天麻铺子的卷帘门。街口的风裹挟着昭通坝子特有的湿润，吹动药材柜里晒干的天麻轻轻相碰。这位来自镇雄的异乡人，15岁起便与这些浅褐色的块茎结缘。木砧板上的腊肉在晨光里泛着琥珀光泽，刀锋过处，油脂在肌理间绽放出细密纹路——这是她将老

家塘房镇的岁月切片，层层叠叠砌入异乡的晨昏。

鲁琴的菜刀落在砧板上时，总会带起几片天麻的碎屑。在兴隆街口这方10余平方米的药材铺里，镇雄腊肉与彝良天麻奇妙地相遇。刀锋在琥珀色腊肉间游走，切开油脂的纹路，恰似岁月切开古城肌理。30年前随父母离乡的镇雄姑娘，将故土的盐渍技法凝成这方寸砧板上的年轮。天麻、三七在玻璃罐中沉睡，西洋参在晨雾里舒展根须，药材的苦香与腊肉的咸鲜在门帘下交织，织就进城务工者与留守商户共同的生命脉络。隔壁“彝良天麻”的朱漆招牌沐浴着朝阳，五六家不同名的药材铺比邻而立，像极了昭通坝子梯田的等高线，层层叠叠托起市井百姓的营生。

“最热闹那会儿，街上挤得能闻到前面行人后脖颈的汗味。”鲁琴用竹篾扫帚轻拂门楣，40年前的场景在尘埃中显影。那时，她踩着小板凳在街边叫卖，背篓里的天麻沾着新鲜的黄泥，像刚从山神指缝漏下的金豆。如今，玻璃柜台取代了竹编背篓，西洋参与三七在射灯下安静地陈列，却再难见到蹲在门槛边讨价还价的采药人。

顺着鲁琴的店铺往前走，各式各样的招牌一字排开：彝良天麻、邓哥天麻、小草坝天麻、云川天麻……这些挂在门楣上的木质招牌，如同悬在时空裂缝中的符咒，镇守着昭通人关于山野的最后记忆。这条被唤作“农民街”的巷陌，石板路上曾滚过牛车的木轮，如今正承载着快递三轮车轮胎的胶胎，自顾自地向前走。

当鲁琴把切好的腊肉半成品装进冰柜时，兴隆街另一端的马勇相馆的玻璃橱窗正泛起虹彩。无人机机长们的证件照定格在相纸里，却藏不住眼角飞向蓝天的渴望。相馆学徒擦拭着祖传的幕布，那些绘着亭台楼阁的油彩画，在数码相机闪光灯下愈发古旧如拓片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用相机照相是一件新鲜事儿。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，拍结婚照、庆60岁大寿，都要到照相馆拍照。特别是春节期间，倦鸟归林，男女老幼都流行照相。小姑娘涂点胭脂口红，梳妆打扮一番；小伙子换件新衣服，抹上一层发油，系上一条领带……慢慢地，社会经济不断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小宝贝满月了，周岁了，照一张；小姑娘18岁了，变大姑娘了，照一张；爷爷奶奶80岁高寿，自然也要照一张；一家人春节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，更要来一张全家福……大家脸上的笑容见证着兴隆街的繁荣。

百年兴隆一条街。它是昭通建城以来就有的一条街，昔日曾是昭通最繁荣的市井商业街。时代变迁，兴隆街虽不及以往热闹，却成就了更具风韵的本土文化，承载着昭通人最浓厚的时代情感与生活情怀。

(二)

正午的太阳将石板路晒得发烫，南顺城街转角的兴隆街口飘来近40年不散的椒麻香。撒兴芬的铝锅沸腾时，整条街的时光都开始倒流。30多年前的煤炉子早已换成不锈钢灶台，但木勺搅动红汤的节奏依旧遵循着某种古老的韵律。

南顺城街口的大树记得，1992年的那个雪夜，口袋里连100元都掏不出的撒大姐终于做出一个决定：不能再守株待兔，要自我突破、改变现状。一个阴冷的傍晚，撒大姐生了一个火炉，火炉上烧着一锅汤，她把买



兴隆街上的悠悠时光惹人醉。

来的两斤凉粉、两斤豆腐，和亲戚送来的洋芋、白菜处理干净后，用冻僵的手指串起洋芋、豆腐，整齐地摆在盘子里等待第一位食客，此时锅沿的冰凌已凝结成水晶帘幕。就这样，一个人、一个炉子、一口锅往风雪口一站，小生意就开了头。

第一天，撒大姐的麻辣烫开门红，卖了11元钱。30多年过去了，撒大姐清楚地记得开张时一对跳舞回来路过的姐妹，吃了水粉和一些小菜。“但第二天才卖了几元钱，因为风雪太大了，仅用一把小雨伞支在锅炉上方。”

如今，那个风雪夜支起的雨伞，早已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，在玻璃橱窗里投下斑驳光影。下岗女工撒大姐用红汤熬出的生存哲学，比任何励志语录都滚烫——“危机是老天爷递过来的漏勺，就看你有没有胆量在苦汤里捞金子。”

撒大姐的铝锅在煤炉上“咕嘟咕嘟”冒泡，汤底翻滚着昭通人的集体记忆。昭通师范的学子在这里尝到初恋的酸甜，县区的山民在此驱散乡愁的咸鲜。当从昆明归来，现在是大学教授的女儿撸起袖子刮洋芋，当在检察院工作的儿子脱下制服串豆腐，撒大姐脸上的皱纹便漾成汤锅里的涟漪。

“挣的是分分钱，守的是代代心。”撒大姐擦拭着儿子定制的消毒柜，铝合金框倒映着18岁的自己。那个在雪夜里攥着11元毛票的纸厂女工不会想到，30多年后会有学子成家立业后带家人专程来寻味，不会预见在美国工作的外孙视频时总嚷着要外婆真空包装的魔芋结。麻辣烫的竹签串起晨昏四季，釜头褪色的红漆，恰似古城门楼上剥落的朱砂。

“现在交给他打理了，弄得不错。”当小儿子忙中偷闲走到眼前时，撒大姐眯着眼笑了：“香味就是最好的路标。”30多年来，她仍坚持亲手挑选本地黄心洋芋，褶皱的指节能精准辨识淀粉含量。

经营一家小吃店，也需要大智慧。店里工人之间闹矛盾，撒大姐当起调解员、和事佬；工人身体不适时，撒大姐化身大姐姐，照顾他们或给予休息时间；工人学到一些手艺后便早早离开，撒大姐也会动容伤心……小小天地，方寸之间，亦是江湖。

傍晚时分，撒大姐站在路口，眼睛顺着街道延伸的方向望去，恍惚间

回到了小时候：顺城街上，靠近兴隆街这一排是商业门面，路对面那一排基本是居民的炭房。地面很低，低于房屋。而兴隆街是石板路，所有的房屋都是瓦房。门前的街面是牛车路，路上有挂着草鞋卖的，有挂着马铃薯卖的，应有尽有。“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，兴隆，兴隆，生意兴隆。”撒大姐念叨着街名，心中的欢喜油然而生。

暮色里，四世同堂的身影在蒸汽中重叠，检察官的制服与国防大学的校徽，都在麻辣烫的氤氲里褪去光环，变回那个蹲在煤炉旁刮洋芋皮的少年。

(三)

日影西斜时，兴隆锁行的卷帘门投下锯齿状阴影。杨履荣的配匙机吐出铜屑，纷纷扬扬如时光的碎屑。二十载春秋在锁芯纹路里加密，将防盗门的齿痕译作生存密码。他总说修锁是跟铁疙瘩做朋友：“得摸清它的脾性，顺着纹路哄，逆着毛躁劝。”说话间，老主顾拎着高压锅盖走进店铺，防滑圈的故事比《牡丹亭》还曲折三分。

“配钥匙是门精巧的手艺。”杨履荣擦拭着民国样式的铜锁，纹路在放大镜下蜿蜒成昭通古城的街巷图。他记得，90年代的兴隆街像把豁了齿的旧锁，菜农的背篓与布贩的担子互为锁舌，将整条街卡在沸腾的市声里。如今，智能锁的芯片在玻璃盒中沉睡，他却固执地保留着修理搪瓷锅盖的手艺——那些补丁摺补丁的锅具，盛过多少户人家的晨炊暮烟。

兴隆街，最开始以卖菜为主，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，从兴隆街一直扩展到十五户街，“那时候太热闹了，别说牛车了，推一辆单车挤进去，都推不动。”那时候的街道只有现在的一半宽。慢慢地，2000年左右，小商品、小百货等日常生活用品渐渐出现在这条街上，做生意的一家一家地开起来，购买者一传十，十传百地来到这里买东西。那时候，家家都是沿街摆摊，雨天晴天都是一把大红伞支撑着，吃穿应有尽有，全城老百姓都喜欢到这条街买东西。

杨履荣感叹，那时网络不发达，造就了兴隆街的持续繁荣，“不像现在都是网购了。”当快递单如雪片纷飞，杨履荣依然固执地给每把钥匙裹上油纸：“网购买不来手心的温度，就像二维码扫不出锁眼里的包浆。”

8平方米的铺面是一部立体地方

志：墙钉挂着簸箕湾农家的锈锁，玻璃柜里躺着武警大院换下的门牌，工具箱里藏着女儿高考时的准考证。社保缴费单压在镇纸下，配匙机的刻度盘转着养老的算术题，而窗台上那盆仙人掌，已替他数过7000多个开张的晨昏。

当在市疾控中心上班的女儿抱着外孙来送饭，杨履荣擦拭机器的鹿皮布便洩开笑意。当簸箕湾的客户为30元安装费讨价还价时，他正将黄铜钥匙插入时光的锁孔。咔嚓轻响，门后是菜园旁消失的小河，是弹花社的棉絮在春风里飘成雪。

(四)

华灯初上，斜对门的服饰店亮起霓虹，马艳的手机架在直播补光灯下。抖音橱窗里的童装翩翩起舞，十五户街的老裁缝在镜头外踩缝纫机。

暮色浸透兴隆街时，古城的褶皱泛起靛蓝。加固过的穿斗式老屋挑起灯笼，新装的LED灯带在瓦垄间流淌如银河。鲁琴拉下药材店的卷帘门，碰撞声惊醒了檐角沉睡的辟邪兽。隔壁天麻铺的少东家刷着拼多多订单，手机屏幕的光映亮账本上的笔迹。

撒大姐的铝锅仍在熬煮深夜的高汤，汤勺搅动星光，蒸汽模糊了玻璃上“门前三包”的承诺书。城管巡逻车的探照灯扫过空荡的街面，照亮石板缝里嵌着的牛车辙印，那是被市政工程填平又倔强浮出的历史掌纹。锁匠老杨熄灭店铺最后一盏灯，工具箱里沉睡的钥匙们开始窃窃私语，争论着明日该为哪扇门扉续写春秋。

当无人机飞过古城测绘三维地图，兴隆街的轮廓在屏幕上闪烁如电路板。那些被网络购物抽离的人气，被直播带货重构的商机，在老街的褶皱里发酵成新的包浆。济川门的月光依旧平分城内外，而兴隆街的晨昏线，永远悬在药材铺的戥子与直播间的点赞之间，在变与不变的天平上晃荡。

街尾卖草鞋的炭房改成了快递驿站，马帮的铜铃叮当作扫码枪的嘀嗒。唯有撒大姐锅中的汤底越熬越浓，像极了这条街的脾气——任你电商东风呼啸，我自守着我的老火慢炖。当最后一班公交车碾过新铺的柏油路，兴隆街翻了个身，将半街褶皱掖进月光被窝，鼾声里依稀还是旧时的模样。

街巷志

之三十九

暮色浸透兴隆街时，古城的褶皱泛起靛蓝。加固过的穿斗式老屋挑起灯笼，新装的LED灯带在瓦垄间流淌如银河。鲁琴拉下药材店的卷帘门，碰撞声惊醒了檐角沉睡的辟邪兽。隔壁天麻铺的少东家刷着拼多多订单，手机屏幕的光映亮账本上的笔迹。撒大姐的铝锅仍在熬煮深夜的高汤，汤勺搅动星光，蒸汽模糊了玻璃上“门前三包”的承诺书。城管巡逻车的探照灯扫过空荡的街面，照亮石板缝里嵌着的牛车辙印，那是被市政工程填平又倔强浮出的历史掌纹。锁匠老杨熄灭店铺最后一盏灯，工具箱里沉睡的钥匙们开始窃窃私语，争论着明日该为哪扇门扉续写春秋。

一条老街藏一段过往，市井繁华外见真章。

